

史地小叢書

西 遼 史

布萊資須納德著
梁園東譯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F. Bretschneider 著
梁園東譯註

史地
叢書

西

遼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言

中國的歷史，有許多部分是黑暗的，至少是以現在的觀念看是黑暗的，假若欲把這些黑暗部分整理清楚，那就非經過一番大大的整理不可。整理的方法，自然是按所整理的事項，各有不同，不過有極初步而極需要的一點，即是史料的『匯集』或『索引』。中國的史書，有的對某幾件事已經記得很清楚很完備，這固然很便當了，但是最普通的乃是一件事情，往往散見於許多書中，如欲從頭至尾了解這件事情，除非同時把幾十種書排在面前，參照對看不可。這還是指普通的說，假若要了解一些較特殊的事項，如我們現在所急欲了解的歷代經濟生活各方面的事項，那就連書也很難得立刻指出，究竟某書載有某種事項，更非先經過一番翻檢的工夫不可，這樣就有種種的困難，中國的書籍浩如燁海，往往使人望而卻步，只好放棄研究的計畫了！中國歷史的所以黑暗，這種研究上的困難，也是一大原因。

我現在即舉一個極普通的事來說，即如西遼——西遼是由中國支出去的一個國家，是個國家，並非一件瑣屑小事可比，但是他怎樣從中國支出去，怎樣到了西方，怎樣建立起國家，以及他的內部如何，何時滅亡，怎樣滅亡等等，若要詳細了解，就非遍檢羣書不可，據我所知，他的事蹟，乃散見於十幾種書上：遼史、金史、元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松漠紀聞、元祕史、親征錄、西遊錄、西遊記、西使記，以至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歸潛志、宏簡錄、遺山集等非直接關係的書，和通鑑綱目、續通鑑、續通考、遼史紀事本末等，而且這些書上的記載，勢須再參考其他關於歷史地理方面的許多書籍，才能真正了解，不然也是不精確的。這樣如要弄清楚這件事情，就非用長期的時間，很大的精力，不能辦到！但是現在如果有人能把這些散見的材料，匯集到一起，而且已加以相當的考證，使我們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即可全盤了解，這不是再好沒有的事麼？——做匯集索引的工作，其爲大功德事，卽在這點！

現在且不談別的，就說西遼，早已有一位俄國人，他給我們已經做了這樣的功德工作，而且另外還搜集了些其他文字的記載，我現在譯出來，不是要我們偷懶的中國人，來享受他這個現

成的利益，而是把他作個例，爲我們整理中國歷史初步方法上的指示。

俄人 Bretschneider 他所著的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一書，早已成了考查亞洲歷史地理的寶庫，這本西遼史，就是從他的書中 Vol. I, P. 208-235 譯出來的，惟本書翻譯時，有許多地方並不忠實地依照原文，關於原譯中國書上各節，大都重新改編，只第二第三兩章，原引自西書的，始盡力保存原文。另外原書的註釋，本極豐富，惟有許多地方著者似未過細考查，致於西遼事蹟，尙欠明瞭，今悉由譯者改註於後。譯註中也有許多是取自本書他處的，皆於註中一一註出。其改編各節，及譯註全部，皆當由譯者負責。

譯註者：一九三三，六，二九。

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章 中國史中所見的西遼·····	八
一 遼史的記載·····	八
二 金元間的記載·····	五〇
第二章 回教徒著作家所記的西遼·····	六一
第三章 中西書籍所見西遼滅亡事·····	七二
附錄	

西遼史

緒論

契丹居地，原在滿洲南部（遼東），（譯註一）其見於中國記載，已早在四世紀間，據萊姆沙（A. Rémusat）之韃靼語彙（Langues Tartares）及克拉拍洛斯（Klaprath）之亞細亞方言解（Asie Polyglotte），皆謂契丹爲通古斯族（Tunguses），與後來之金人及滿洲人屬同種。惟從中國古籍所保存的一些契丹語看，他們似爲一種混合種，其中蒙古族（Mongol）和通古斯族，當都佔大部分。（譯註二）

關於契丹事蹟和其初期歷史，最近瓦細里夫教授（Professor Wassilief）曾有很富趣味的記述，見於其所著東亞中部（滿洲和東部蒙古）歷史學和考古學的考查，起自十世紀至十三

世紀（一八五七年俄國出版），其中主要部分係得自中國的遼史和契丹國志（原文爲遼國志 *Liao Kuo Chi*，似誤——譯者）。中國的遼史，曾由格伯蘭茲（Gabelentz）譯爲德文，一八七七年經其子刊行，此外施高德教授（Professor W. Schott）亦有契丹及黑契丹（*Kirai and Karuktai*）一書（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均可參考。

當十世紀初年，契丹的領袖爲耶律阿保機，彼逐漸住一契丹各部，成爲蒙古大部分的共主，到九一六年遂稱帝，卽契丹太祖（九一六——九二七），其子太宗（德光）繼之（九二七——九四七），又征服中國北部的一部分，始改國號爲遼。此契丹或遼帝國，存在約二世紀（九一六——一二二五），領有中國北部（只今直隸山西二省的北部），及滿洲和蒙古毗連的地方。我們知道回教徒著作家和中世紀的歐洲旅行家，其所以稱中國——北部中國——爲契丹（*Chai*，*chay*），正是由此契丹得來，雖到了現在，一般俄國人波斯人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仍然是以契丹稱中國，此契丹或遼帝國，後來爲金所滅。

據貝納克地（*Benaketi*）的中國史所述——其實是本於拉施特哀丁（*Rashid-eddin*）——

(譯註三)謂中國 (Khatai) 以北的遊牧民族，中國人稱之爲契丹，蒙古人稱爲哈喇契丹 (Kara Kitai)，其人居於蒙古里斯坦 (Mongolistan) 的沙漠邊境，後來其中有一種名古律基亞愛 (Kaolichi Aia) 的，征服中國，建立帝號，傳其子孫甚久云。貝納克地又謂此古律基亞愛一名，實即遼，其意爲王，他得天下以後，曾傳八代，歷二百一十九年。惟按多桑 (d'Osson) 所譯拉施特書，關於此名拉施特實係寫作耶律基阿保機 (Djuldji Apaki) (譯註四)。

當遼帝國將要滅亡之前數年，其宗室中有一王子，集合一部分軍隊，遷於西方，征服東部和西部土耳其斯坦，花刺子模 (Khwarezm) 亦爲所屬。此王子所建的帝國，即成爲亞洲西部的哈喇契丹，其國亦存立將近一世紀之久，他的統治者在十二世紀間常常侵擾各回教國家。後來等到成吉思汗 (Chinghiz Khan) 興起後，其國始被滅。

關於哈喇契丹一名，並非創用於亞洲西部，而似起源於蒙古人或突厥人，蒙古語和突厥語，『哈喇』 (Kara) 一字都訓『黑』，爲什麼蒙古人把這種人稱爲『黑契丹』？那就沒法知道了！因爲創建黑契丹帝國的是遼的子孫，所以中國記載中稱之爲西遼，至於黑契丹一名，中國書中

都未用過。(譯註五)

中亞細亞黑契丹帝國的事蹟，吾人有兩種絕不同的材料，可以根據，其一是東方（中國或蒙古）的記載，如遼史、通鑑綱目、元朝祕史，以及中國中世紀的其他著作等。其二爲回教徒歷史家的著述，如征服世界者的歷史（*Tarikh Djihaan Kushai*）及史事全集（*Djami ut Tawarikh*）等。（譯註六）

中國書中關於西遼的記載，已由費斯代魯（*Vissdelou*）和杜美亞（*Du Maille*）二君譯爲法文，費斯代魯所譯的係遼史卷三十，即遼代最後皇帝天祚帝紀的最後一段，其譯文刊於東方文庫（*Suppl. à la Bibl. Orient*），他的譯文極正確忠實，不過他把一些認爲不甚重要的專門名辭，刪而未譯。杜美亞所譯，係取自中國的編年史綱目中，刊於其所著中國史（*Histoire de la Chine*）中。綱目的著者所取材料，似乎與遼史完全不同。

現在將遼史中所載西遼事蹟，再加以全部新譯，另外再以其材料補充，如金元和中國其他或蒙古的中世紀著作等。

〔譯註一〕契丹居地——契丹居地實在今熱河境內，魏書、唐書、遼史所載皆同，作者謂在今滿洲南部即遼東，似誤。新唐書雖謂其『東距高麗』，然已在發展以後，其根據地實不在遼東。遼史部族志云，『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即老哈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諸書所載以此爲最明晰。

〔譯註二〕契丹族姓——按契丹實爲鮮卑，其大族即通古斯族，著者謂其爲通古斯與蒙古混合種，然蒙古族之出現，實較晚數世紀，似未妥。魏書契丹傳云，『契丹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而庫莫奚傳云，『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是庫莫奚顯爲鮮卑宇文氏之別支，而契丹乃與其異種同類者。至新唐書所載更明，契丹傳云，『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會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是更明指爲鮮卑之支族，所謂比能，即三國志烏丸鮮卑傳之軻比能，鮮卑自軻比能以後，始分裂爲數族，如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拓跋

氏、禿髮氏等，依唐書所載，契丹實亦軻比能以後從鮮卑分裂出之一族。契丹在隋唐間顯受突厥同化，如改大人爲可汗，以宮庭爲窩魯朵等，皆係突厥語，是謂其與突厥混合尙可。若謂與蒙古族混合，實未妥。

〔譯註三〕拉施特和貝納克地——拉施特哀丁 (Rashid-eddin) 爲一二四七年至一二七〇七年間的波斯史家，供職於蒙古伊兒汗國合贊大王庭爲國務大臣 (Vizier)，受合贊大王命著史事全集 (Djami ut Tawarikh)，實卽蒙古全史，爲蒙古史中之最完備者，其事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略有述及。

貝納克地 (Benaketi) 爲拉施特以後的波斯史家，著有中國史 (Tarikh-i-Khata) 八冊，惟其材料實皆取自拉施特書中，據貝納克地所述，此首著蒙古史的大史家拉施特實爲中國人 (Vol. I, P. 196, notes 532)。

〔譯註四〕多桑——拉施特史事全集，至十九世紀間歐洲人翻譯者甚多，而實以多桑 (Th. Thason) 爲最正確，多桑書名蒙古全史，由成吉思汗至帖木兒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ehingiz Khan jusqu'à Timour Beg ou Tamestan) 於一八二四年初版。

〔譯註五〕中國書中曾用黑契丹者——中國書中曾用黑契丹一名的，只見於西使記，西使記謂『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乞里彎本書原註 (Vol. I, P. 147, notes 398) 謂係今波斯東南之喀滿 (Kerman)，忽教馬丁謂係當時喀滿主庫特哀丁 (Kotb-eddin)。

〔譯註六〕征服世界者的歷史——征服世界者的歷史 (Tarikh Dihan Kushaj) 爲波斯史家阿萊哀丁 (Alai-eddin Attar mulk Dihveni) 所著，阿萊哀丁略與拉施特同時 (卒於一二八三年)，其書所記，多爲成吉思汗前後十年間事蹟，彼與其父皆曾供職於元憲宗朝 (Vol. I, P. 195-196)。

史事全集爲拉施特哀丁著，已見前。

第一章 中國史中所見的西遼

一 遼史的記載

西遼事蹟，其見於遼史的如下（譯註七）

創建西遼的始祖爲耶律大石，大石係丹太祖阿保機八世孫字重德通遼漢文，善騎射，一一五年卽遼天祚帝天慶五年登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契丹語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大石舉進士後，曾歷爲泰祥二州刺史，及遼興軍節度使。一一二二年卽天祚帝保大二年，天祚爲金兵所逼，西走天德軍入夾山（今綏遠薩拉齊縣西北），命令不通，燕京留守宰相李處溫遂與大石等合謀，共立泰晉國王淳爲帝，號天福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帝爲湘陰王，世號北遼，凡軍旅之事，皆委大石主之。天福立數月卽卒，大石等乃議立其妻蕭德妃爲皇太后稱制，將

迎立淳子 秦王定爲帝，不料是年十一月金兵已進至奉聖州（今河北 涿縣），續向居庸關進發，次年（保大三年）四月，遼守兵潰走，大石亦爲金人所擄，蕭德妃先奔天德軍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是年九月耶律大石自金逃歸，（譯註八）天祚帝責大石曰：『我在汝河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渾，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天祚不能答，乃赦其罪，然大石不自安，遂別圖發展了！（譯註九）

一一二四年卽保大四年七月（是歲爲甲辰），耶律大石殺北府宰相蕭工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譯註十）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譯註十二）牀古兒獻馬四百，馳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譯註十二）駐北庭都護府，（譯註十三）大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其七州爲：（譯註十四）

(1) 威武 (2) 崇德 (3) 會蕃 (4) 新 (5) 大林 (6) 紫河 (7) 驢

十八部爲：（譯註十五）

(1) 大黃室章 (2) 敵拉 (3) 王紀刺 (4) 基赤刺 (5) 也喜 (6) 鼻古德

(7) 尼剌 (8) 達拉乖 (9) 達密里 (10) 密兒紀 (11) 合主 (12) 烏古里
(13) 阻卜 (14) 普速完 (15) 唐古 (16) 忽母思 (17) 奚的 (18) 紉而畢
既會集，耶律大石諭其衆曰：

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戮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

大石演說，似甚有效，會畢，後即由各部供給精兵萬餘，乃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明年（一一三〇年）（譯註十六）二月甲午，乃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祖宗，始再整旅西行。

當大石再西行之先，遣使遺書回鶻王畢勒哥（譯註十七）要求假道，略曰：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譯註十八）即遣使至甘州（譯註十九）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即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爲遷國於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

假道爾國，其勿致疑！

回鶻王畢勒哥得書，頗受感動，遂親迎大石，至其邸，大宴三日，大石始再啓行。臨行，回鶻王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並願質子孫爲附庸，親送大石至境外。

耶律大石如是西行，所過國家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後至尋思干，（譯註二十）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爾珊，（譯註二十一）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大石審其軍多無謀，攻之首尾必不能相顧，乃分軍三路，遣六院司大王蕭幹里刺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刺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大石乃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譯註二十二）又西至起兒漫，（譯註二十三）文武百官遂共奉大石爲帝，時大石年三十八。

一一三二年，（譯註二十四）即宋高宗紹興二年（金太宗天會十年）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即皇帝位於起兒漫，號葛兒罕，（譯註二十五）復上中國稱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諡其祖父爲副